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辯義卷首一

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建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鍾浩

經部五

春秋辯義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辯義三十八卷明卓爾康撰爾康字去病仁和人萬歷壬子舉人嘗官浚儀縣教諭平生頗以匡濟自任著述甚多是書大旨分為六義曰經義曰傳義曰書義曰不書義曰時義曰地義持論皆平正其經文

每條之下大抵皆雜採前人成說排比詮次
而間以己意折衷之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
國本末一篇敘繫於盛衰興亡之大者別為
類敘亦頗便省覽中間立義未當者如甲戌
己丑陳侯鮑卒以為是甲戌年正月己丑史
官偶倒其文不知古人紀歲自有閼逢攝提
格等二十二名其甲至癸十日寅至丑十二
辰古人但用以紀日而並不以紀歲又如五

石六鷁謂外災何以書為其三恪且在中土不知晉之梁山崩宋衛陳鄭災豈皆三恪乎又天王狩於河陽謂晉欲率諸侯朝王恐有畔去者故使人言王狩以邀之其心甚盛無可訾議尤為有意翻新而致害於理此類皆不可為訓然其他可採者亦復不少如謂鄭人來渝平當依左氏訓更成其以為墮成不果成者文義皆誤又謂以成宋亂乃著諸侯之

罪為春秋特筆其以成為平者悖教殊甚又解戎伐凡伯于楚丘謂一國言伐一邑亦言伐一家言伐一人亦言伐公羊以伐為大之乃不知侵伐之義強為之辭其說皆明白正大足破諸家拘文牽義之見於經旨固未嘗無所闡發也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辯義卷首上

經義一

明 卓爾康 撰

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説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

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莊周氏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春秋

以道名分

漢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胡為作春秋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達王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明著也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

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遇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又曰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劉知幾氏曰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冡瑣語記

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璅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于春秋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非一家至于隱没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按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葢皆指此也逮于仲尼之脩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

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
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為不
刋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
王文中曰春秋之于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
也舍則無所取衷矣
啖助氏曰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意三傳無文說左氏者
以為春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德衰典禮喪諸所記
注多違舊章宣父因魯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禮

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言公羊者則曰夫子之作春秋將以黜周王魯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解穀梁者則曰平王東遷周室微弱天下板蕩王道盡矣夫子傷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勸戒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使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吾觀三家之說誠未達乎春秋大宗安可議其深旨可謂宏綱既失萬目從而大去者也予以為春秋救周之弊革禮之薄何以明之前志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

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僿救僿莫若以忠復當從夏政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于本其弊猶末設教于末弊將若何武王周公承殷之弊不得已而用之周公既没莫知改作故其頹弊甚于三代以至東周王綱廢絕人倫大壞夫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勝其弊又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淳化難行于季末夏之忠道當變而致焉是故春秋以權輔正以誠斷禮用忠為道原情為本不拘浮

名不尚狷介從宜救亂因時黜陟或貴非禮勿動或貴貞而不諒進退抑揚去華居實故救文之弊革禮之薄也古人曰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又言三王之道如循環然太史公亦言聞諸董生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公羊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俟後聖是知春秋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為本不全守周典禮必然矣據杜氏所論褒貶之旨唯據周禮若然則周德雖衰禮經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復作春秋乎且游夏之徒皆造堂室其

于典禮固當洽聞述作之際何其不能贊一辭也又云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則夫子曷云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乎斯則杜氏之言陋于是矣何氏所云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雖得其言用非其所不用之于性情而用之于名位失指淺末不得其門者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所言變從夏政惟在立忠為教原情為本非謂改革爵列損益禮樂者也故夫子傷主威不行下同列國首王正以大一統法先王以黜諸侯不書戰以

示莫敢稱天王以表無二尊唯王為大邈矣崇高反云黜周王魯以為春秋宗指兩漢專門傳之于今悖禮誣聖反經毀傳訓人以逆罪莫大焉范氏之說粗陳梗概殊無深指且歷代史書皆是懲勸春秋之作豈獨爾乎是知雖因舊史酌以聖心撥亂反正歸諸王道三家之說俱不得其門也

趙匡氏曰啖氏依公羊家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夏之質予謂春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

已興常典也著權制也故凡郊廟喪紀朝聘蒐狩昬取皆違禮則書之是興常典也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以定褒貶所以窮精理也聖人當機發斷以定厥中辨惑質疑為後王法何必從夏乎然則春秋救世之宗指安在在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彰善癉惡如斯而已故褒貶之指在乎例綴叙之意在乎體所謂體者其大槩有三而區别有十所謂三者凡即位崩薨卒塟朝聘盟會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隨其

邪正而加襃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軍旅蒐狩皆
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脩經之時悉皆
不取故公穀云常事不書是也其非常者及合于變之
正者乃取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寄褒貶之意此其二也
慶瑞災異及君被殺被執及奔放逃叛歸入納立如此
並非常之事亦史冊所當載夫子則因之而加褒貶焉
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所謂十者一曰悉書以志
實二曰畧常以明禮三曰省辭以從簡四曰變文以示

意五曰即辭以見意六曰記是以著非七曰示諱以存禮八曰詳内以異外九曰闕畧因舊史十曰損益以成辭知其體推其例觀其大意然後可以議之耳或曰聖人之教求以訓人也微其辭何也非微之也事當爾也人之善惡必有淺深不約其辭不足以差之也若廣其辭則是左氏之書爾焉足以見條例而稱春秋乎辭簡義隱理自當爾非微之也故成人之言童子不能曉也縣官之才民吏不能及也是以小智不及大智況聖人

之言乎此性情自然之品彙非徵之也今持不逮之資欲勿學而能此豈里巷之言苟爾而易知乎或曰春秋始于隱公何也答曰一則因平王之東遷也二則與隱之讓也

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奥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夫觀萬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于一事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

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斷例始見法之用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于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後来書得全别一般事便書得别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又曰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異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異而辭同者盖各有義非可例拘也又曰某看春秋有兩句法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

別傳之真僞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于四國者也有罪者亦未有大于四國者也不先定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意矣孫明復云春秋有貶而無褒邵子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間有能為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況五伯實有功于天下安得不與之也又曰人言春秋非性

命書非也聖人無我繇性命而發因事褒貶皆非有意于其間故春秋盡性之書也又曰春秋為君弱臣强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又曰夫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春秋録實事而善惡形于其中矣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胡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

尼親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故君子以為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為國是獨于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勢若江河

就下莫之過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于斯時奉承詔旨輙不自揆謹述所聞為之說以獻微詞奥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説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畧具庶幾聖人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朱子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説上那形而上者去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

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

蘇子曰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絶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

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于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

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之作也有善而賞之則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則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

史夫子託魯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何如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

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

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又曰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情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遂可以為怒之言耶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于聖人其言叮嚀反覆布于方册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嘗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

天下之人以為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為深遠而不可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于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矣今夫人之于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淺此其大凡也春秋之于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于季友之歸曰季子來

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于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于晉文之召天王曰狩于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于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于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于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為喜何足以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為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

而以為吾仲孫怒而至于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詞氣之所嚮而已矣

又曰記曰禮者所以別嫌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于春秋而定非定于春秋定于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

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失至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為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為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微春秋天下之所信也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為正而不知其義以陷于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叮嚀反復于其間也宋襄公疑于仁者也晉荀息疑于忠者也襄

公不脩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而獨至于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為正之則世為仁者相率而為偽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為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

馬荀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沒又成其邪志而死馬荀息而為忠則凡忠于盜賊死于私暱者皆忠也

而可予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而可名哉

鄭樵氏曰古者諸侯之國各自有史書成而獻于王王命内史掌之以别其同異攷其虚實而知其美惡周自東遷以來威令不振諸侯無所禀畏而史官有虚美隱惡者百世之下衆史并作予奪不同如董狐書趙盾之罪出于史臣之私鄭史書薫隧之盟屈于權臣之勢善善惡惡不足以懲勸聖人因魯史記以聞見其事筆而

為經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于一萬八千言之間使後世因列國之史斷以聖人之經則史之不實者即經以傳其實經之所不載者即史以知其詳此聖人之意而左氏取之以為傳也吁春秋一經造端乎魯及其至也為周造端乎一國及其至也為天下造端乎一時及其至也為萬世吾于此見之

又曰或者求春秋之旨過高則謂夫子以匹夫專天子之事其言為不徵故當時高弟以文學稱如子游子夏

不能措一辭經書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聖人愛禮之意也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子貢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經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此聖人正名之意也如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是子路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舊史之文可則修之疑則闕之如斯而已即其舊文而用之則如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曰殺其大夫曰執我行人趙盾弒其君出于董狐鄭棄其師出于汲冢之類是也易其舊而脩之則如公羊所論星隕

如雨穀梁所謂五石六鷁之類是也疑則闕之則如甲戌己丑之繼書丙戌丙戌之累書夏五之缺其月郭公之缺其人之類是也故曰聖人因魯史記以脩春秋未敢言作也

又曰春秋之法重事而輕人詳内而畧外無有所謂例也朝覲會盟禮樂之本也侵襲圍入征伐之舉也魯與隣國有相交之義則悉書之外此則弗書也君在則書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則書卿而大夫不列焉卿不在而

大夫將事然後大夫得書焉盟所以紀信裂繻因盟莒而得書聘所以講禮公子札因聘魯而得書乞師大事也故欒黶得書城杞大役也故高止得書以至荀林父之敗狄士鞅之會吳又以赴告而與魯共事得書焉則春秋之書因事以見人而非因人以見事書于魯國則詳季子叔肸之卒延厩郭圍之役是也于他國則晏嬰平仲之善交叔向之遺直封洫刑書之在鄭反坫塞門之在齊是也春秋重事而輕人詳内而略外蓋如此烏

有所謂例耶善乎柳宗元之言曰杜預謂例為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之例周之盛時不應預立其法真知言乎

劉永之曰春秋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繇之而明亂逆繇之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或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尹氏

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史策之實録而其紀載之體異焉爾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録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録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為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為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

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爲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于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于是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寔來則先言

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者焉先儒

之過也且夫其名也著乎簡册其跡也昭乎萬世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夫首止之為美矣不必辭之複也而皆知夫稷之為惡矣故曰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王法繇之而明亂逆繇之而彰也

呂大圭曰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為尤甚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于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横生意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為褒或以為貶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同事而前以為褒後以為

貶前後自相牴牾者矣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為褒貶之説二曰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説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葬宜書日也而或書時入宜書日也而或書月若是其不同也于是有以日月為褒貶之説又見夫國君一也而或書州或書國或書人或一人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異也于是有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説愚謂有以折之葭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也柯之盟不日

則曰信之也將以渝之者爲是乎信之者爲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則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爲是乎美之者爲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内叔孫婼卒于内而公在外公不與小斂也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遠也然公子彄亦遠矣又何以書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月日者則曰不

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之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必以日月為褒貶乎至于來歸仲子之賵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賵而王不書天亦曰貶

之也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咎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為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曰朝弑逆之人故貶之滕子杞侯獨非朝弑逆之人乎滕薛來朝稱爵說者曰滕薛微國也以其先朝隱公故褒之朝隱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隱為始受命之君則尤謬妄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逆之人貶而稱子朝桓可貶也終春秋之

世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之故而貶之乎或曰為時王所黜也夫使時王而能升黜諸侯之爵則是禮樂賞罰之權天王能自執矣安得為春秋之世乎先書荆繼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進之也夫荆州名楚國名子周室之命爵也或書荆或書楚猶之或書越或書於越書其君不稱楚子而何稱乎而何為進之乎若此之類不可以一二數要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乎大抵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

時事成于日者書日事成于月者書月事成于時者書時故凡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遇平如來至伐圍取救次還戍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雹氷彗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日成也崩薨卒弑葬郊廟之祭盟狩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當某月而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某日而魯史但書其月聖人安得虛增甲子

乎是春秋不以日月為例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號從其名稱爵號而是非善惡則繫乎其文非書名者皆貶而書氏者皆褒也假令某與某在所褒而舊史但著其名某與某在所貶而舊史但著其字則聖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著之於經乎是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也若夫因其所書月日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稱爵號之異同而知其事實則固有之矣非聖人因以是為褒貶也有如莊三十一

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繞閱三時而大功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則有以見連歷二時而災害薦作也莊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有以見閱三時而勞兵于外也若此之類蓋于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閱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有以見其朝夷狄之國閱七月之久而勞于行也

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有以見其閔九月而後雨也若此之類蓋于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取其二邑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則有以見其嘗于災餘之爲不敬已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則有以見明日乃葬之爲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則有以見魯人之先晉而後衞已未同盟於雞澤戊

寅及陳袁僑盟則有以見晉人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盖于書日見之然以是為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寓褒貶則誤矣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畧者亦有前目而後凡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以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荆再書楚子一吳也始書吳再書吳人已而書吳子于以見夷狄之浸盛矣曾翬柔鄭宛詹始也大夫猶不氏于後則大夫

無有不氏者鄭段陳佗衛州吁始也皆名之後則雖弑君之賊亦有書氏者于以見大夫之浸強矣始也曹莒無大夫于後則曹莒皆有大夫于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為政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于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于以見吳楚之大夫皆往來于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於以見居喪而會伐之為非禮也杞公爵也而書伯滕侯爵也而書子于以見其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為強弱也會于曹蔡先衛伐

鄭則衛先祭于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于小國之君于以見伯者為政皆以私意為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内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伯主于以見大夫敵于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乃因而見之初非聖人特以是為褒貶也學者必欲于名稱爵號之間

而求聖人褒貶之意則窒礙而不通矣于其不通也而强為之說則務為新巧何所不至正恐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爾學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為例之說與夫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而後春秋之㫖可得而論矣

又曰或曰子謂春秋不以日月名稱爵號為褒貶則信然矣若是則春秋所書皆據舊史爾所謂門人高第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

筆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弒則書弒殺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吾無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元年春正月此史之舊文也加王焉是聖人筆之也中國之諸侯有塋吳楚君者矣而吳楚之君不書葬是聖人削之也晉侯召王見于傳者之所載而聖人書之曰狩所以存天下

之防簒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而聖人書之曰衛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風不曰陳黄而曰陳侯之弟黄不曰衛縶而曰衛侯之兄縶陽虎陪臣書之曰盜吴楚僭號書之曰子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立晉而書衛人立王子朝而書尹氏凡此者皆聖人之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盖用達例而無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

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達例所書非必聖人而後能雖門人高第預之可也精義所在豈門人高第所能措其辭哉非聖人不能與此

又曰讀春秋者先明大義其次觀世變所謂世變者何也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變也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一變也劉知幾乃云孔子述史始于堯典終于獲麟蓋書之終春秋之始也孔子述書至文侯之命而終者文侯之命平王之始年也隱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

始不共戴天之仇未報而其命文侯之辭曰汝多脩扞我于艱患已弭矣用賚爾秬鬯一卣功已報矣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國無復事矣即此一編而觀之已無興復之望然而聖人猶不忍絶也蓋遲之四十九年而無復一毫振起之意聖人于是絶望矣繇是而上則為西周繇是而下則為春秋此獨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入春秋而荆楚横然猶時有勝負也蓋至于獲麟之前歲而吳以被髮文身之俗儼然與晉侯為

兩伯矣入春秋而大夫強然猶未至于竊位也蓋至于獲麟之歲而齊陳常弑其君齊自是為田氏矣在魯則自季孫逐君之後魯國之政盡在三家而魯君如贅旒矣在晉則自趙鞅入絳之後晉國之政盡在六卿而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漸已具矣向也夷狄之交于中國者其大莫如楚而今也以望國東方之魯而奔走于偏方下國之越以求自安矣向也諸侯猶有伯而今也伯主不競而諸侯之爭地爭城者日以擾擾而無一息

寧矣故自獲麟之前其世變為春秋自獲麟之後其世變為戰國此又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是春秋之所終也然不特此也合春秋一經觀之則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伯主未盛之時莊之十三年而會于北杏二十七年而同盟于幽于是合天下而聽于一邦矣合天下而聽命于一邦古無有也僖之元年而齊遷邢二年城衛四年伐楚五年會世子九年盟葵丘而安中夏攘夷狄之

權皆在伯主矣伯主之未興諸侯無所統也而天下猶知有王故隱桓之春秋多書王伯主之既興諸侯有所統也而天下始不知有王故僖文以後之春秋其書王者極寡伯主之興固世道之一幸而王迹之熄獨非世道之衰耶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横中國無伯者十餘年二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戰于是中國之伯昔之在齊桓者今轉而歸晋文矣晋襄繼之猶能嗣文之業靈成景厲不足以繼悼公再伯而得鄭駕楚

尚厭幾焉自是而後晉伯不競蓋至于襄之二十七年而宋之會晉楚之從交相見昭之元年而虢之會再讀舊書于是晉楚夷矣四年而楚靈大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不預中國之事者十年平丘之盟雖曰再主夏盟而晉之會諸侯繇是止鄟陵以後參盟見矣參盟見而後諸侯無主盟者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天下之無伯而春秋終焉故觀隱桓莊閔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

尤以傷伯業之衰此特其大者爾其他如荆人來聘夷狄之臣始未有名字也于後則名字著于經矣無駭挾卒諸侯之大夫始未有書字也于後則有生而名氏者矣始也諸侯盟諸侯于後則大夫盟諸侯矣始也諸侯自相盟于後則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諸侯僭天子于後則大夫僭諸侯矣始也大夫竊諸侯之柄于後則陪臣據大夫之邑矣合春秋一經觀之大抵愈趨愈下愈久愈薄遡之而上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堯舜之傳沿之

而下則七雄分裂之極不至于秦不止後之作編年通鑑者託始于韓趙魏之為諸侯其亦所以繼春秋之後歟學春秋者既能先明大義以究理之精又能次觀世變以研事之實則春秋一經亦思過半矣

黄楚望曰春秋之初如衛州吁之事此時事體當責王室及春秋中世當責伯主及其後肆無忌憚然後用孔子之法如胡氏說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說得似急迫恐非本意及衰亂之極王者既不

興諸侯又無伯聖人既生此時不應坐視其弊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澤推春秋如推校日歴相似分毫不可差忒推到盡處自然見聖人之心然亦有窮極推不得處却須要悟如桓公子糾事非悟則不化不化則終礙理

趙子常曰策書者國之正史也班固藝文志因謂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杜元凱亦以備物典策為春秋之制而孔頴達以為若今官程品式之類皆為魯

之舊史有周公遺法在焉自伯禽以來無大喪亂史官前後相承有非他國可及者然古者非大事不登于策小事則簡牘載之故曰國之正史也今以春秋所言凖西周末亂之時其書于策者不過公即位逆夫人朝聘會同崩薨卒塟禍福告命雩社禘嘗蒐狩城築非禮不時與夫災異慶祥之感而一國紀綱本末略具善惡亦存其中盖策書大體不越乎此而已東遷以來王室益微諸侯背叛伯業又衰吳楚縱橫大夫專政陪臣擅命

于是伐國滅國圍入遷取之禍交作弑君殺大夫奔放納入之變相尋而策書常法始不足盡其善惡之情矣故孔子斷自隱公有筆有削以寓其撥亂之志其所謂策書之大體而一國本末具焉者皆有筆而無削使不失魯國正史之常所謂存策書之大體者也是故有筆有削以行其權有筆無削以存其實實存而權益達權達而實愈明相錯以暢其文相易以成其義者也然自左氏不知有筆削之旨為公羊學者遂以春秋為夫子

博采衆國之書通修一代之史者于是褒貶之說盛行又有以為有貶無褒者又有以一經所書皆為非常而常事不書者有謂黜周王魯者有謂用夏變周者其失不知有存策書大體之義而已假筆削行權者何也孔子作春秋以寓其撥亂之志而國史有恒體無辭可以寄文于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其所書者則筆之不書者則削之史記世家論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正謂此也盖嘗考之筆削之

例有三曰不書曰變文曰特筆而存策書大體與日月之法不與焉不書之義有五一曰畧同以顯異行不書至之類是也二曰畧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内女歸寧之類是也三曰畧彼以見此以來歸為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為義則殺之不書之類是也四曰略是以著非諸殺有罪不書勤王復辟不書之類是也五曰略輕以明重非有關于天下之大故不悉書是也凡書不書之大端不出于此而夫子于春秋獨有知我罪我之言者以其

假筆削以寓撥亂之權事與删詩定書異也變文以示義者何也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或有文同而事異者有事同而文異者其與奪無章而是非不著則非唯不足以盡事變而反足以亂名實矣是故有變文之法焉雖所因革不越乎一二字間而是非得失之故可無辯而自明將使屬辭比事者即其異同詳略以求之所以決嫌疑明是非而非襃貶之謂也然文有可變者有不可變者有異其文以異其事者

有併上文以見其罪者諱一也譏在內與譏在外異稱人一也伯主與諸侯異公子稱字與大夫異稽其類不主其辭當其名必辨于物其知者以為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其不知者謂之無違例而已辯名實之際何也正必書王諸侯書爵大夫稱名氏四夷大者稱子皆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伯者興中國無伯而夷狄橫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夫春秋之名實如此將以示後世曰實録可乎實録且猶不可而況于聖人

撥亂以經世之事哉此辯名實所以為春秋之要義也葢其説有二一曰去名以存實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伯則楚君侵伐不稱君是也一曰去名以責實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恒辭則稱人是也此二者實王伯升沈之會國家喪亂之繇夷狄盛衰之變天下大勢之所趨而一經之樞要也是以聖人深致意焉特筆者所以正名分決嫌疑也筆削不足以盡義然後有變文若夫

亂久禍極大分不明而又有非常之故焉則變文亦不足以盡義是故有特筆皆謂有所是正者也此所謂特筆以正名也

楊用脩曰班彪氏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殺史見極言殺其繁辭以成簡嚴之體平易正直言直書其事而褒貶自見彪之説春秋可謂得其髓矣以此言之則許世子止弒其君莒人滅鄫之類三傳皆不足信

春秋辯義卷首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辯義卷首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鍾浩

春秋辯義卷首一

經義二

明 卓爾康 撰

唐應徳曰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直道之公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

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為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為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為是而弑君簒父人人有不知其為非者哉人人知其為非而或陷于弑逆焉者昔人所為以意為之也雖其以意陷于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為之辯醒其隱然而在之心以消其勃然感動于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

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于勃然而動者之不可隱而牖之于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在者之忍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暗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為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所與知者乎

又曰春秋王道也天下無二尊是王道也禮樂征伐會盟朝聘生殺之權一出于天子而無有一人之敢横行無有一人之敢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是故大宗伯以賔禮親邦國而以間會發四方之志天子廵狩諸侯既朝則設方明而盟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其或不出于天子而私會私盟者罪也故春秋凡書會書盟者皆罪之諸侯朝于天子而諸侯之自相與也有聘禮無朝禮凡其不朝于天子而私相朝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

如書朝者皆以罪其朝者與其受朝者九伐之法掌于司馬而天子賜諸侯弓矢斧鉞然後得專征伐雖其專之亦必其臨時請命于天子而後行是侵伐者天子之權也其不出于天子而私侵私伐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侵書伐者皆罪之諸侯之大夫公子雖其有罪必請于天子而後刑殺焉其不請于天子而顓殺者罪也故凡春秋書殺大夫殺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貪兵有憤兵有應兵有討不睦有以夷狄侵中國有以中國攘

夷狄有以中國借夷狄而戕中國故戰有彼善于此者要之無義戰盟會有解讐有固黨有同欲相求有同力相援有同患相恤有以夷狄立盟者故會盟有彼善于此而要之無義會盟殺大夫有誅叛有討貳有愎諫有借以說于大國有謂為強臣去其所忌故殺其大夫有彼善于此者要之無義殺是故春秋自于稷澶淵兩會之外並不書其故而至于盟會侵伐則絕無一書其故者非略也以為其會其盟其侵其伐其戰既足以著其

罪矣不足以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如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者亦有併其官不書如曹殺其大夫者非畧也以為義繫乎其殺之首而不繫乎其殺者義繫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為何如人與其為有罪無罪焉可也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瑣為之說曰其會也以某故殺其大夫也以某故至于盟戰侵伐亦然是皆無益于春秋也而徒為蛇足之畫者夫春秋經世之書

也其經世也以正亂賊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矣不早辨也說春秋者亦云人臣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而久假焉而莫之歸也其為將也甚矣故臣子至于推刃于其君父而春秋書某國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者是弑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臣而竊其君會盟刑殺之權是弑之漸也將也是春秋之所辨也孔子嘗自言之矣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無道而至于自大夫出無道而至于陪臣執國命嗚呼是春秋之勢也挈其漏于陪臣大夫者而還之諸侯挈其漏于諸侯者而還之天子是春秋撥其亂而反之正也夫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已不競矣而其權固在也幽殺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為草莽瀍洛之外聲教阻絶于是尾大之勢成而諸侯横變易禮樂憑衆暴寡大小相朝強弱相刼無一不出于諸侯者而天子曾不得尺寸之權矣文桓而下則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而大

夫之交政于中國者攘攘矣三桓六卿七穆孫甯魚華陳鮑擁兵樹黨而主勢孤矣塹原仲而私交始矣作三軍舍中軍而魯之權蹙于大夫矣盟溴梁盟宋而天下之權蹙于大夫矣衎出奔孫陽州孫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為禍烈矣盖天下之勢愈下而春秋之治也愈詳桓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名見者夫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第曰人曰大夫而已

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略也以為不繫乎大夫也文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溴梁之會其君在也而大夫名書雞澤之盟君既盟也而大夫盟書若此者非煩也以為繫乎大夫也不繫乎大夫雖夷吾隰朋狐偃趙衰之勲且賢未嘗以名見焉繫乎大夫雖劣如欒黶荀偃高厚華閱則瑣瑣以見焉不繫乎大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許焉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夫綴盟則亦詳焉溴梁雞澤是矣

不繫乎大夫雖主帥亦略而人之桓僖以前侵伐書人者是矣繫乎大夫雖偏裨亦牽連而名之鞌之戰是矣其弗許大夫者以併治諸侯之為亂賊也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曰人大夫貶也夫書人為貶彼釁閱之徒以名見者乃為褒也邪惟曹薛滕許之大夫始終書人說春秋者曰小國無大夫非也夫此數君者將為人役之未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況其大夫乎蓋不繫乎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許今曰書人為貶則是

齊晉諸大國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薛滕許之大夫偏受貶郈侯犯南蒯弗狃陽虎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陪臣實執之矣墮郈書墮費書圍成弗克書竊寶玉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臣者又詳矣故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而曰吾其為東周云者即春秋書墮費墮郈意也是春秋之終也或曰盟癸丘盟踐土師于召陵城濮說春秋者以為聖人與之也今亦曰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可乎曰是不然桓文之未出也

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權也葢其權散桓文之既出也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盡得天子權也葢其權聚權之散臣悖于主權之聚臣疑于主故較利害則權之散而交鬬猶不若權之聚而可以紓禍息民語王道則權之聚而疑主獨不若權之散而未有所屬隨之屯曰隨有獲人隨而我獲之未害也謂之凶豫之坤曰繇豫繇我致豫未害也而六五以為貞疾故桓文者臣之凶而主之所以貞疾

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者則亦一二小邦而已猶未有六服羣然相朝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者則亦一國兩國相讐相結而已未有舉中國而聽于一人未有十餘國而攻一國者是天子之權未有所屬也桓文之興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于其庭天子黼扆之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齊晉亦偃然受諸侯之朝已而終其身未嘗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會兵車之會未嘗有一介請于天子也

是故糾合諸侯同獎王室未有如葵丘踐土者諸侯之羣然役屬臣僕于諸侯亦未有如葵丘踐土之甚者戎狄攘斥中夏安未有如召陵城濮者而摟諸侯以伐諸侯亦未有如召陵城濮之甚者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曰會于某盟于某是聖人以諸侯授之齊晉也夫王室之不競也諸侯既以畫折而入于齊晉巳聖人不能挈而還之天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逼也邪使桓文而誠于勤王誠于攘夷急病而其柄則倒持也其分則

上陵也聖人猶必律之以法而桓文且將為法受惡矣
況其借名勤王而實則自殖陽為急病而陰欲養亂哉
滅譚滅遂本以自肥執曹畀宋為譎已甚桓之末年侈
然有封禪革命之心而文至于請隧以葬此其去問鼎
者無幾耳又何以責楚也然則聖人所稱民免于左衽
而仁之何也曰是聖人之專論功也而春秋者專以明
道也穀梁氏曰仁不勝道存王室也然則說春秋者曰
謹華夷之辨何也曰楚之先鬻熊為姬文師國于江漢

之間而泰伯端委以臨吳蓋皆神明之胄矣荆人不道
閒周之亂革子以王叢毒上國吳亦相做而王是亂賊
之尤也是以春秋從而貶之春秋諸侯中其顯然為逆
者莫如楚吳其陰逆而陽順者莫如齊晉如斷獄之家
吳楚則功意俱惡齊晉則功遂意惡功意俱惡故聖人
顯誅之顯誅之故其辭直如書卒不書葬君臣同辭之
類凡皆直辭也功遂意惡故聖人陰奪之陰奪之故其
辭微如邢遷于夷儀城楚丘狩河陽之類凡皆微辭也

夫小雅未廢而四夷不敢交侵小雅盡廢而後四夷交侵春秋始書荆人入蔡以獻舞歸則其躑躅之勢已見桓文奮而阨之其鋒稍阻文也没而晉霸衰而楚人之圖北方者遂日長而不可制是故春秋書荆入蔡此霸之未興而楚猾中國之始盖桓文之所以阨楚者其力有難易而楚與中國之所以盛衰其幾有倚伏桓起于海濱而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結黄連十二國之師而後服楚于召陵文據表裏山河

之固而所從者秦晉皆勁國故反國一年僅連三國之師而克楚于城濮一戰而殺其專兵之將然晉之克楚也得策于結秦而晉之不競于楚也失策于讐秦自殽之役而秦晉相讐殺者歴四五世戰彭衙戰河曲積十數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強援自生一強敵失一強援則其氣力不完強敵伺近則其勢不暇于畧遠故晉霸之衰而楚益横者殽之役實然説春秋者乃曰殽之役春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夫楚莊者又蠻酋之雄

耳而遠交秦巴近攻陳鄭則是晉之讐秦非特生强敵乃又借盜以兵也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楚之謀益狡矣書楚子圍鄭而中國虎牢之險淪于夷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矣天下之勢一變也雖然于時諸侯固有附楚者而猶未敢公然附楚也晉雖已不能盡得諸侯而猶未肯甘心以諸侯委之楚也蜀之盟謂之匱盟盖諸侯猶惴晉人知之也弭兵之說倡而南北之從交見于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向之玉帛于齊

晉者盡在楚矣申之會空中國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阨楚者今楚人連之以阨中國矣申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虢之會長楚于晉則是諸侯甘心為楚役而晉人甘心以諸侯委于楚也天下之勢又一變也至于吳越交兵而世變極矣書伐鄭入州來會黄池入吳而春秋所以治之又詳矣是春秋之終也或曰楚横而齊晉扼之則是中國果不可無桓文矣今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夫賴人之功以紓患靳人之權以

資敵是責鷹鸇之搏而縶其足也不亦迂乎曰不然吾有以譬之今有僕于此鳩黨鑄兵而主人弗能令也然盜夜入其室則其僕揭兵嘯黨以逐之以僕為不善也然而足以逐盜以僕為善也然而足以抗主故天下無霸而至于晉楚縱横而莫之禁者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霸而至于臣疑其主而莫之恠者非天下之幸也夫春秋之事齊桓晉文是也齊桓晉文之功定而王道明矣王道明而亂賊懼矣或謂春秋誅亂賊者誅其弑君

者也曰若是則春秋所誅者止于弑三十六君之人耳其亦狹矣然則所謂誅亂賊者何也曰治弑也治諸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夷也凡無王者皆亂賊之道也

又曰春秋天子之事一語學者多未之識故謂夫子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是非天下耳南面之權可託哉盖一家之事一家之人任之他弗能與也一國之事一國之人任之他弗能侵也唯天子之事天下之人

皆得分憂共理以賛襄有不容自諉焉者故當堯之時即有禹共其事當武之時即有周公共其事當哀之時孔子曰擊臣子叛逆不共其事而誰共哉故云春秋天子之事也蓋謂孔子宜共其事以翼賛天子之事也以存王者之迹也非夫子託天子之權之謂也審得此一語明則孔子所云其義則丘竊取云者蓋謙不自居耳非如今人誤認天子之事夫子本不宜託無奈而假託乃有知我罪我之說也故讀孟子王者迹熄而詩亡等

語自有深得孔子吾志在春秋之旨

又曰余嘗聞李愿中言羅仲素説春秋初未甚曉然及往羅浮後其説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于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説春秋也歟

黄省曾氏曰仲尼者執周之禮秉天子之法而議乎諸侯大夫問其位則仲尼匹夫也考其書則所執者宗伯之禮所秉者大司寇之法所筆削者太史之職所仗義

而執言者方伯連帥之權也使周王者取此以討乎諸
侯大夫之罪則此書者可以為誓為辭者也安得謂之
徒是非云而已也徒是非云而已者葢徒曰某善人也
某惡人也無其事而徒是非之者也今論夫一人也則
有夫一事也如刑典之議罪者然有板也有案也安得
謂之徒是非云而已也故孔子曰知我罪我也知我者
必謂其不得已而竊取之也所謂庶人議之也罪我者
則曰此宗伯司寇太史與夫方伯連帥之所司也爾仲

尼者匹夫也不得而為也則仲尼受以為罪而不辭者也仲尼躬自受以為罪而學者務欲文而飾之以立仲尼于無過之地此春秋之義所以不明也

王元美曰春秋聖人之書也其有疑焉者闕之闕之尊之也委曲而以意文其辭誤後世者非尊春秋者也弑君大惡也有不幸而蒙者以嚴戒後世可也幸而免者非聖人志也盾弑不及穿探盾謀也誅歸生而不及宋何居則何不曰宋歸生弑其君哉必欲懲天下之從亂

者而寬天下之首亂者是使人爲惡必極也猶未也欒書中行偃弒君而以庶人之禮葬惡愈極也其不書名弒何也厲公驕而好殺故爾不猶賢于楚圍乎重誅盾以幽而輕待書偃以顯我未之前聞也其卒麇何也杜氏之釋左曰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弒然則史舊文耳安在其爲筆也公穀求其說而不得則闕之闕之可也胡安國曲爲之說曰圍弒君而伯大合諸侯而莫之討也宋向戌鄭子產有獻焉而不敢以爲非也聖人至此憫

之甚懼之甚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畧其篡弑以扶中國也果爾則何不大抑其會而貶削之而顧為之諱哉嗚呼安在其扶中國也為其主盟也而諱之則天下後世必如項籍如梁冀董卓而始得正其罪也如項籍如梁冀董卓天下固已聲之而固誅之矣焉用春秋為也莽操裕溫之徒匿其篡弑可也偃然而居正統可也為安國說者登聖人于叛黨者也麋弑而比奔比于圍無君臣之義也歸而見脇以立靈王就縊也靈胡君也卒

胡弑也信此則春秋不作可也曰春秋聖人之書也非歟曰聖人何可非也經傳之佚秦燼久矣吾徵其信者而闕其疑者子姑反而求之于心可也

高拱氏曰或問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

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其義然否曰自孟子之有斯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明自後人之不得乎其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晦何以故曰洪範有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故賤不得以自專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此孔門明訓也乃自託南面之權以行賞罰也是作威作福躬蹈無君之罪亂賊且自我始而又何以懼天下亂

賊乎曰周室淩夷諸侯僭亂孔子不得已而假權以行事正以明君臣之分曰所謂諸侯之僭也者得非謂若齊鄭等之僭公吳楚等之僭王者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假天子之柄匹夫假天子之柄而乃以誅人之僭公僭王也天下其孰信之所謂諸侯之亂也者得非謂其僭禮樂專征伐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匹夫行天子之事而乃以誅人之變禮樂專征伐也天下其孰信之固知其必不然也且春秋孔氏之

書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是魯史也曰謂魯史也者則國之公書也謂公書也者必其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者也周天子在而乃改其正朔議禮制度以定一王之法而修之以為魯史是可謂國之公書歟是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歟固知其必不然也曰然則何為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西周盛時文武之典制天下之所共守之天子之號令行于天下罔

敢有弗遵也故其朝會燕饗之樂與夫受釐陳戒之辭皆有所以發先德盡下情王政燦然具在是之謂雅及其變也雖事或不同而王政得失猶自可見亦尚有雅焉至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室遂弱然其初典制猶存號令猶有行者迨其末年衰微益甚天下不復尊周天子虛器而已朝會禮廢公卿大夫亦靡所獻納黍離遂降為風與列國無異而雅亡矣盖至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又其降政在于大夫矣又其降陪臣執

國命矣纂行交作臣弒君子弒父者接跡于天下矣孔子為是懼以為今日之域中誰家之天下周德雖衰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雖不共守然有可攷知也天子之號令雖不行于天下然天子固在于是據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焉春秋始諸魯隱公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迹熄而詩亡之時也詩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迹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繼二雅表王迹續成周之命脉耳盖

當是時天下皆曰周雖有王猶無王也而孔子則曰周固有王也其典制其號令故在有可取而行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蓋謂周天子事猶今人稱我太祖舊制云耳非謂孔子氏之為天子也是故取桓文者謂其能尊周也書王正者存周之正朔也尊王室以抑諸侯者明周之等衰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正謂此也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則是平王以前政教號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後政教號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

哉而時王安在哉曰桓文豈誠尊周者乎何以取之曰固也不曰彼善于此則有之乎五伯桓文為盛孔子之取桓文也即其取管仲者也彼天下不知有王久矣而桓文者乃猶能率約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雖其假之不猶愈于不知有王者乎故有取爾也夫以但能尊周即有取焉而不暇計其誠與假則聖人不得已之苦心亦自可見又烏有倍時王之制而自為天子以行事反出于桓文之所不然者哉

詹萊氏曰春秋者有是非而無賞罰者也其曰能爵人罪人者鑿也夫以天子之權不得黜陟異世之士生殺異域之民也而况仲尼雖聖德其位則卑其分則臣子也而敢肆然于天子諸侯卿大夫予奪之進退之其為逆理犯分亦甚矣而謂夫子為之乎人之恒稱尊則嚴之如先生大人之類是也等則夷之如兄弟姻婭之類是也卑則下之如奴隷盜賊之類是也而其人之所行或不副其情之所存則尊者或有時而殺而卑者或有

時而登矣且以古人言之若張子房若諸葛武侯若韓魏公若范文正公若司馬温公彼豈無名矣乎而不忍斥言之者其德業誠足崇也而況于若周孔者哉若商鞅若李斯若張湯若桑弘羊若李林甫若王欽若若丁謂若蔡京若秦檜若賈似道彼豈無爵矣乎而不肯推尊之者其奸貪誠足鄙也而況于莽操者哉其稱乎今之人也亦然春秋之作猶是也王之稱天魯之稱公尊之也而或以賵妾去天以會夷諱公者其行不足尊故

弗盡尊也諸侯不生名公族稱公子公孫等也而或以失國書名或以弑逆去族其行不足齒故弗盡夷也夷狄稱國滕妾不録賤也而楚子貞以救鄭稱公子紀季姬以歸鄫稱字其行不可下故弗盡賤也盖聖人睹行而感于心繇心而宣之口繇口而筆之書不待矯强而為之也夫人有是心也非曰某也吾罰之某也吾賞之其也吾今日賞之而明日罰之也春秋之可尚特以其察識精品第公功罪當故足貴爾非謂聖人有之而他

人獨無也昔者子貢自其家來謁孔子孔子正顏舉杖
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
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無病乎
蓋尊卑疏戚之不同故身之倨仰手之高下顏色聲氣
因之以異從心而達者春秋之褒貶猶是也
又曰說春秋者類取信于三傳至有經文瞭然而反曲
移以就其事與例者遂使本旨晦薄誦說浮誕愚謂聖
人傷吾道之不行退而删述惟春秋則其所自作固將

顯明其意如中天以教天下後世而乃秘詭掩藏不俟箋釋然後微見端緒豈其開物成務之本心哉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予每伏讀此經固必求之一言之與奪不得則究之以其事之終始又不得則質之以其舉動之後先又不得則旁達以其勢情之向背又不得則通證之以一經之去取蓋誠有不俟傳而後知者久久頗若有得遂私録之以備遺忘計十二卷名之曰春秋原經尊經也大抵春秋之褒貶準諸禮而周禮之節

文本諸情情者人心之所同有周孔獨得其平者耳當
是時有以見天下之倫法淪斁奸弊縱恣反而求之不
得乎情作而嘆曰周禮之廢所繇致也遂因魯史而作
春秋一皆斷之以禮所以與天下共是非之也至于禮
所未有而委曲以義起之者有矣或侈然大之如周王
加天魯侯稱公之類或惻然隱之如魯弑不地夫人孫
邾之類或哇然闕之如用致夫人姒氏卒之類或亹然
詳之如紀叔姬宋伯姬之類或闇然覆之如壁假許田

至河有疾之類或顯然闡之如趙盾許止弒君之類或愉然受之如高子來盟季子來歸之類或咈然拒之如入于櫟入于南里之類蓋亦其情之不能自已者爾今夫閭閻村鄙之父子兄弟相與談論敘述于箄門圭竇之間其抑揚舒慘以發揮其喜怒愛惡者尊尊而親親善善而惡惡豈無情哉特不若聖人之平焉耳得其平則皆可以為春秋矣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夫惟聖人之情率于性性通于命命原于天得天道

者可以為天子故儒者謂春秋為性命之書也謂其以天道自處也謂其為天子之事也夫以是三者大孔子則可以為孔子之自大也則不可

鄧元錫氏曰莊僖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自諸侯出王失統始降而霸也春秋治諸侯予其以天道尊王者奪其不以天道尊王者而後王統尊文宣而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自大夫出王統之又失也春秋治大夫予其以天道而尊君者奪其不以天道而尊君者而

後王統存桓莊以前列國之大夫雖管隰狐趙之勳不見于會盟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以大夫無繫乎天下之故也列國之大夫雖先郤欒胥之烈不見于侵伐惟魯大夫之特將則書之以大夫惟繫于一國之故也大夫無繫于天下之故春秋天下之書也故得以天下之故而畧之大夫惟繫于一國之故春秋魯史也故得以魯國之故而詳之大夫之名見于春秋夫子之所悯也其嘆之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大夫之主諸

侯盟也自垂隴始也其主諸侯兵也自伐沈始也是晉襄之過也桓之霸也毋懷宴安下諸侯而親之文之霸也無畀諸侯襄繼文業疊縗興戎敗秦矣又敗狄于箕矣易而不知其難故亢而不能下怠而不知其制也於是乎委柄于大夫垂隴之盟士縠主之經列士縠于宋公陳侯鄭伯之下畀士縠也畀士縠者嚴諸侯大夫之等也伐沈之役書叔孫得臣以著卿列國稱人以退諸大夫人之也者微之也微大夫者峻諸侯大夫之防也

至扈之盟裴林之役而會盟征伐一出于大夫經不列諸侯不曰大夫特書曰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正名其為諸侯而後天下之為諸侯者定也正名其為大夫而後天下之為大夫者定也晉盟主也晉大夫終不得以主盟之故而先諸侯是不使大夫與諸侯埒也大夫埒諸侯且不可况得而干其君乎逮同盟于新城則諸侯列爵矣晉大夫著名矣諸侯列爵而後知前所謂諸侯者宋也魯也陳衛鄭許曹也所謂大夫晉趙盾也始

不目言正其名已乃目言者著其實蓋責實于名也夫同盟新城趙宣孟之謀楚競矣春秋終不以能競之故而先晉治大夫之道也棐林之役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盾而伐之也宋陳衛曹之君會盾而伐之是舉諸侯之兵而從盾也舉天下諸侯一晉大夫之從則天下無邦矣義不可以訓故經于救陳書晉趙盾帥師其伐鄭不書特書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書會晉師重師也不書盾不以諸侯會大夫也不以大夫

主諸侯之兵也若曰莫重于師諸侯之會棐林會晉師已焉救陳名之以紀實伐鄭没之以正名葢舉名正實也夫師莫善于救楚鄭侵陳侵宋而能救競矣春秋終不以能競之故而得書正大夫之道也且春秋之法非主兵者未有先晉者也伐許之役鄭伯非兵主矣經書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先鄭伯也先鄭伯者不以大夫先諸侯也猶扈棐林之志焉夫鄭之為鄭弱小矣春秋終不以鄭弱小之故以大夫而先諸侯

正大夫之道也曰扈之盟大夫主之諸侯不列序可矣又三年而盟扈晉侯主之宋陳衛蔡鄭許曹之君咸在矣乃經不書書諸侯盟于扈何也畧之也討齊而賂討宋而平責鄭貳而絀職大夫之故也君曷故焉傳曰無能為畧之也畧之者以為天下無諸侯也故溴梁之會書大夫而不復繫之諸侯曰晉悼雞澤之盟諸侯在列既盟矣而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亦大夫專乎曰非也晉不使大夫盟諸侯也是悼之治大夫也陳之即

楚也久矣悼復霸而袁僑如會于是而抑不與盟則棄陳進與同盟則亢陳大夫故諸侯儼然在列而陳大夫不得干焉已乃使諸侯之大夫與之盟而上下之防峻于山川矣故壯丘會而書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盟而書諸侯之大夫盟袁僑一也繫諸侯者正也君令臣行君逸臣勞諸侯主而大夫聽命焉正也溴梁會而書大夫盟不繫之諸侯非正也臣繫于君子繫于父妻繫于夫有不繫非正也其事同其志異春秋者别嫌明疑以

正同異明是非者也曰宋之盟諸侯不在而復書豹及
諸侯之大夫盟又何也存諸侯也諸侯之大夫交正于
中國又適合晉楚之從而不書諸侯則遂無諸侯矣大
夫而遂無諸侯則王統遂絶矣故復書諸侯明諸侯之
未嘗無也書諸侯之大夫明大夫有屬也存諸侯之道
也存諸侯存王統也是故春秋之始公及莒大夫盟
浮來矣經不書大夫書及莒人傳曰疑君也可以言及
莒人不可言及莒大夫至晉襄使處父盟公經諱不書

公傷亂始也成公之世晉荀庚來聘也而盟矣衛孫良夫來聘也又盟矣夫聘以為好也聘不信而使大夫者要主君以盟烏在其為好乎又諱不書公傷亂遂成也至宋向戌來聘成公崇向戌不于國出郊而與之盟于是乎以大夫而加于諸侯三家之分魯也六卿之分晉也田之擅齊宋三世之無大夫也斯積漸之勢然豈足異哉豈足異哉乃陪臣益又微矣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僕是不與宅大夫雜居而齊齒者也況大夫君乎故

春秋之法陪臣之名不經見以為于王統最遠也而或
執國命亦治之以不治而已矣是故陽虎之柄魯至攺
紀國典而從祀矣其欲殺季孫也戰于國都矢著于莊
門入于公宫出舍于五父之衢入于讙陽關以叛亂甚
矣經不書書盜竊寶玉大弓曰是盜而已矣盜竊重器
誰之為也南蒯以費叛不書書叔弓帥師圍費侯犯以
郈叛不書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曰圍費圍
郈而已矣是邑孰邑是圍孰圍内邑如國内臣如敵誰

之為也先其本而已矣皆治之以不治者也夫季氏之逆節甚矣昭孫不反矣定無正矣虎南蒯犯弗擾未始不以張公室為口實聖人奪之而不予徹之而不著何也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不以賤治貴以賢治不肖不以不肖治賢令虎犯蒯弗擾之倫得行其胸臆于逆用豈有極哉故曰是盜而已矣蓋至于墮費書墮郈又書曰是叔孫氏之邑也叔孫墮之矣是季氏之邑也季孫墮之矣益于是而知崇必毀成必壞而極之必反也是天

道也始其城而崇之為固也卒極乃毀之而隳又師師而隳世未有逆天之道能終遂而不還者也抑又明過之可改焉故治陪臣治大夫而已矣

又曰楚之為楚始敗蔡春秋外之舉號而稱荆舉號者君與臣同詞者也君與臣同詞賤之矣已稍進而稱人猶之人也又進之乃子無小不大無微不盛又以明變之有漸焉而四夷之大不過子則猶微之也是故齊之盟楚不先陳蔡鹿上之盟楚不先齊宋會盂而宋公執

楚僭矣經書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執宋公書先宋文若宋公之自執然不與楚執也其釋也經書公會諸侯盟於薄釋宋公文若公會諸侯而釋然不與楚釋也其敗於泓而傷也經書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文若宋公之自敗然不與楚敗也不以荆蠻加中國也迨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楚人暴驕伐齊取穀而圍宋盖儼然霸矣春秋懼之楚子主兵抑稱人而列陳蔡鄭許諸侯於其下不以荆

蠻加中國也介然内外之防也公會楚子盟于宋諱不書書會諸侯介然諸侯自為會也蓋至于宣成之世霸統絶而楚莊者抗衡于中國夫中國有霸書同盟志同欲也志諸侯之合也然自齊桓盟幽兩書而止矣楚莊霸而清丘斷道蟲牢新城柯陵之盟畢書同何也傷中國之病于楚也又曰追宋向戌者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于是乎合晉楚之交而盟宋是欲以荆蠻而同中國也薰蕕之合雖十年猶臭言同之不可苟也今決内外

之防而同之故楚人志僭氛惡趙武不能難而托于信以自誑楚盟駕晉經先晉晉中國也先晉國所以抑楚國也又六年而復盟于虢則楚再駕晉經先晉猶宋之志也又八年而楚靈求諸侯于晉晉無以難而天下之諸侯大放而從楚經列諸侯而不殊會之傷天下之胥為楚也晉主夏盟不與諸侯同心焉以治楚而欲與荆楚僭亢者同事治諸侯也是失統也曰向戌之罪也夫曰非也趙武聽之矣曰趙武罪乎曰武安得無聽也

自晉文沒而諸大夫者以師武臣力為競也宣孟力之矣欒武又力之矣于是乎不務德而日尋于兵爭國嬙矣勢不得不趨于平請智罃志乎矣歸鍾儀又志乎矣於是時而入曰弭兵能無從乎斯失統久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是王統也蓋至于平丘之會諸侯咸貳楚難方搆叔向請而王人下臨諸侯咸會經復書同盟以為是諸侯之合也儻有同乎而會先抑魯公不與盟霸略彌退狄患彌進楚不競而吳昌吳已競而越昌

而諰諰然欲搆吳抗楚搆越以軼吳也失統甚矣于是乎同盟不復志于春秋故鍾離之會始會吳也始會吳而列之諸侯之上不可以正名列諸侯之下不可以紀實經列諸侯而殊吳殊之者明同非所同也黄池之會魯即吳矣而會晉經終先晉終殊吳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夷夏之介如此其防乎防也謹之至也

又曰難者曰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耻伐喪而榮復讐何以謂無義戰而盡惡之乎曰春秋之記災雖畝有數

莖猶謂之無麥苗也天下之大二百四十二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縷數而所善所榮者不二三焉是何以異于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善于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于偏戰復讐也猶其于諸夏也引之魯謂之外引之夷狄謂之內比之戰詐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

皆在于指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以適道矣此春秋之義也

又曰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明經正之道辨人事之紀達時措之權以著世盛衰明人失得扶衰而振微彰善而癉惡者也是故有通春秋而書以法者矣有即一人一事而權之法者矣通春秋而書以法者義不繫之其人者也義不繫之其人其書也以紀世世者勢也勢輕重也勢極重而不反雖天子諸侯不得而亟焉也膏小

貞貞疾未亡是也況下焉者乎即一人一事而權之法者義繫之其人者也義繫之其人其書也以明道以為人者仁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雖匹夫匹婦不得而奪焉獨立不懼致命遂志是也況上焉者乎是故春秋之無諸侯大夫也無義戰義盟也是以世論者也春秋無諸侯終不以無諸侯之故而并棄天下之諸侯以為并棄天下之諸侯是裂之也且是非一諸侯之所能為也春秋無大夫終不以無大夫之故

而盡疾天下之大夫以為盡疾天下之大夫是决之也且是非一大夫之所能為也春秋無義戰義盟終不以無義戰義盟之故盡比天下之會盟戰攻者而誅之以為比天下會盟戰攻者而誅之是梦之也且是非一盟一會一戰一伐之所能為也世之變也猶川放而河之决也于是而責一人焉畚土而塞之豈有救乎故通一世而書以法著世之變已焉是故察其所起窮其所止救患于未患扶危于未危危而持之不使傾也患而藥

之不使極也極而存之不使亡也時當需也則遵晦以養尊義當正也則引義以正典示王者重徵慎勢毋使其極重而不可反也示王者操重察勢必使其反重而趨乎也舉大夫而屬之諸侯不決之於諸侯舉諸侯而聯之王不絕之王也其用歸于以道易世而已矣故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乃其即一人一事而權之法也則善善也甚長惡惡也甚短全人之恥達人之恭誅人之意貸人之跡志正者予亟本直者論輕志邪者

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均欺三軍或死或不死必使其死者與我俱無憾也均敗君國或誅或不誅必使其誅者于我俱無辭也以是爲王道之權衡說者又曰春秋誅亂賊之書也春秋之始專治諸侯之爲亂賊也春秋之中併治大夫之爲亂賊也春秋之末併治陪臣執命之爲亂賊也是以世之故比其人窮誅之而不知罪之所敵也又曰春秋有貶而無褒是以世之故比舉世而窮誅之而不知其情辭之所差也有激者言之也有激

非王心也且人道之有好惡也猶天之有陰陽也其有美刺也猶其有燠烈也今曰有貶而無褒猶有陰而無陽有凛栗而無溫燠也故以五霸為亂賊而誅之也不若以霸為霸亂賊為亂賊之為質也求過于功而誅之也不若以功為功以過為過之為質也物付物而我無與焉壹正之于天其斯為曲直之繩墨云爾善乎崔文敏之言曰春秋立法謹嚴意實溫厚若天之于萬物任其生成不驟不澤故以為性命之文後世之史幾乎詈

其忿嚏之用矣又曰孟軻氏有言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何懼也曰聖人感人心之效也蓋昔者孔子之視天下一體也邪暴亂賊肆行而莫之忌也痛之矣舉其痛不可忍者而著之春秋故曰孔子懼作春秋天下之于聖人一心也觸而怵惕焉觸而慘怛焉又觸而悔痛悼恨焉雖實亂賊亦有人心然且感其心而知懼也況于人乎又況賢君良大夫乎是故以孔子之懼心感天下人之心使天人理欲之介誠僞之端凜凜乎知所懼也

如震洊雷而蟲蟄昭蘇如懸日月而魍象潛伏也如鍼石關通而甦死起痺氣血復流注也是正人心之大端也讀春秋者其必感諸此矣

又曰春秋以名姓日月爵號為誅賞諒乎曰不必然也然而有之矣春秋之褒貶也上法乎天行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愛志動於中則辭温然而春春者蠢也書季子公弟之類是也樂志動于中則辭大焉而假夏大也書爵書公之類是也嚴志動于中則

辭肅然而厲秋者揫也戎舉號諸侯大夫在焉稱人之類是也哀志動于中則辭怛然而傷子般卒夫人歸之類是也令夫匹夫匹婦之有愛志也亟稱其爵必諱其名非然者斥之矣匹夫匹婦之有恪志也詳其記録謹其日月非然者略之矣故曰有之然于凡事之文而銖銖寸寸之以求合則支辟之過也曰孔子言之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善求春秋者求之聖人之心善求聖人者求之愚夫愚婦之心其以為有微辭與

義者求之過者也諒乎曰有之矣然不盡然也比事所
書盟而屢盟焉伐而屢伐焉盟而背焉伐而利焉其大
者篡弑滅執而必行焉亦求之愚夫愚婦之心而足矣
然屬辭以明志辭著而志隱比事以彰教事顯而義微
是故志微而幽則其辭志而晦義深而端則其辭奥而
確仁善救人故辭婉而章禮以周已故辭恭而平盡而
不汙其心天而道故辭渾渾焉神易無方復而不亂繹
而不厭也其知周萬物而不過則乎事立而情著言近

而旨遠文約而義博雖游夏之徒莫能與焉槩之塗人之心豈有當哉故素臣如丘明亦惟傳舊史記往故發凡以明例徵詞以抉隱而已簡而信文而深其時有論斷必歸之君子亦足徵其重慎之至矣猶或執舊史之文而刺其艷富以誣也謂言易知乎哉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當也故例可廢乎則周公之典禮實在例可執乎則春秋無達辭從變而移夫何常之有易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莊子曰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經解曰屬辭比
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亂深於春秋者也噫是深
于春秋者也
春秋一書自孟子有天子之事一語而莊生則曰先
王之志董生則曰禮義之大宗王文中則曰王道之
權衡乃夫子當日惟揆天理本人事隨文生義以著
其志焉爾方其未著則君父而冒首惡人子而陷篡
弑有國者而前不見讒後不見賊及經聖筆而或以

一字或以微文點綴撥動俾躬弒逆者謀弒逆者將弒逆者漸弒逆者與非弒逆而實弒逆實弒逆而不知其為弒逆者莫不抉其隱衷蓄志而巧發其同已之事陰吐其若覆之情毛骨聳而心膽驚羞惡形而睡夢醒乃所謂懼也若止以書弒書叛書僭為春秋之貶罰又止以推刃為弒據地為叛顯侈為僭則弒君三十六懼者止三十六輩而已叛而懼者止林父魚石數人而已僭而懼者止兩觀大蒐數事而已彼

且悍然為之惟見君父有不是處而一切奢侈犯禮天下習為固然又安足以動其心哉尊春秋者曰夫子黜周王魯改正朔命德討罪進退二百四十年之君大夫則是夫子代天秉柄以作私史僭逆且躬為之乎非也易春秋者曰左氏據告而書夫子因文成録是非自見無所增損毋乃夫子又僅鈔謄舊史編比成書而已乎亦非也盖天下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兩者可以相勝而不可以相參勝之貶為子也

杞之淪于夷也楚子之主會中國也議復議奪惟周天子得而主之天子不能主亦付之無可奈何耳矣夫子固不敢削亦不欲削削之則無以徵實而其罪反得以自掩于長項羽本紀君實統魏永叔帝五代說者謂得春秋遺意理固然歟至于一字之趣微文之旨此聖賢之分夫子不敢讓也說經之義千古惟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二語最為有得蓋以先王之道格之則周禮天子下交稱聘諸侯時見為朝而春

秋無義聘義朝有事而會不恊而盟考德問俗而春秋無義會義盟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而春秋無義征義戰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君臣盡罹罪辟無得免者而春秋且為一部刑書決録夫豈聖人體元生物之心哉然公朝于王所無義朝而有義朝矣僖公兩如齊無義聘而有義聘矣衣裳之會無義會而有義會矣首止之盟無義盟而有義盟矣城濮之戰栢舉之師無義戰而有義戰矣故以王道定

一尊而凡天下無義朝義聘義會義盟義戰者夫子之所悲也是所論于春秋之外者也以聖裁權一世因天下之自然就人情之必至而猶有善朝善聘善會善盟善戰者夫子之所恕也是所論于春秋之內者也論于春秋之外者所以治春秋也論于春秋之內者春秋所以自治也當是時周室業已凌荆楚狄業已紛攘叛亂業已橫行桓文出而拯救之譬如烈湯焰火中得一滴氷凉焉安得不與桓文桓文既衰

暴邪復作楚莊以蠻夷之君楚靈以弒逆之子吳子以蛙黽之儔而戮陳伐宋雪二國走平王發舒華夏重開日月此豈中國人所能辦哉故入陳之舉詳書其事柏舉之戰明著其績蓋夫子于此悲喜係之矣特其意有微顯詞有隱揚時措從宜不可典要茍非義精理明者讀之固有茫然不解耳故喜辭劇怒辭遽與辭詳恨辭亦詳奪辭略常辭亦略貴辭重賤辭輕正辭確慤辭留從辭同取辭變此十二辭者皆一

時之所迸發而雜物之所結撰也夫子以二百四十年後之人臨二百四十年中之事據案讀史取次披陳恍如對面其情固有不得異者焉蓋夫人之喜也顛倒衣裳精神踴躍不自知其至也魯有襄仲之難君弑國幾亡誰為主者季子忽自陳返國人望之如父母焉猶楚望葉公既欲其胄又欲其免胄爾時不知何以為情書季子來歸快之也非喜辭劇歎哀姜宣淫無忌內比權臣外交與國魯幾為齊所取臣子

不勝痛心疾首當其歸魯書曰夫人姜氏入若曰禍水至矣皆一入為之也且即此一字而夫人挾貴作驕翺翔惝怳之態俱可想見非怒辭遽歟紀侯去國處變之正書入書葬書伯姬書叔姬無不備其始末此與辭詳也齊襄為魯仇王姬主婚可以引義辭免而迎姬築館書之悉恨之深也此恨辭亦詳也秦兩置晉君亦非忘情中國而鬬晉合楚與同滅庸者何也秦伐晉或人之或國之楚自會申以後氣不復振

而吳越起國勢向衰長岍之戰復書楚人此奪辭略也莊公十一年書王姬歸于齊一條與初年迥異葢莊公之讐不在後嗣此時魯與齊又有納糾之嫌無所崇異故以常辭書之此常辭亦略也季友立君削亂以開中興仲遂結齊定位以成擁立故僖賜友族貴友也宣賜遂族雖私亦以貴遂也春秋重而族之曰季友仲遂者有以也殺人者有大夫有司寇斥之為盜不得氏于人何賤而輕之至是歟趙盾納捷菑

于邾非力不能也義弗勝也葢于令狐之役有悔心矣書曰勿克納即其能自克而與之也正辭確非予魯與邾為同禰之國齊人牽以伐邾心不欲也頌言不與圍邾勢不敢也書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不言公諱公也俟陳蔡次且不進也甲午治兵有托以待也郕降于齊師諱其凌暴之勢也師還善其不戰得全而歸也書法迂徐委婉而一種遲留顧惜之情溢于言外趙氏不知以甲午治兵為平時治兵振旅

之舉引入蒐狩一例夢矣慭辭畱非乎君大夫出稱如事不可質亦稱如祭伯言來介葛盧亦言來夫人以姦出稱會以國事行亦稱會衛晉繼故言立王子朝篡位亦言立王猛出入言以子朝出奔亦言以美惡不嫌同辭所謂從辭同也取辭變者其義冣廣正筆削之旨丘竊取之故有前詳而後略者取邑螟災是也有前略而後詳者楚君楚將是也義在書人而名者必有異義僖公以前是也義在書名而人者必

有異義文公以後是也或微而顯或淺而深或隳而登或避而就主人心知其微而辭難猝解所謂取辭變也夫子措此數語以提衡一代貫串全經喚醒天下後世一皆師心匠理提筆成文會當日之情事忽然得之于心而成之于手殊無擬議後世見善者曰褒曰華袞曰代周天子之五服五章而夫子無意也曰如是以稱其善善之事而已見惡者曰貶曰斧鉞曰代周天子之五刑五用而夫子亦無意也曰如是

以稱惡惡之事而已明白顯易變動縱横雖道法不移而實格套難執學者區區以例求之固哉

春秋辯義卷首二